

北京体育文史
(四)

894



北京体育文史

第四辑

北京市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1989年5月

前 言

本辑收录了古代、近代至北平解放前的体育史料75篇。其中重点记述了民国时期在北京召开的几届华北运动会（包括华北球类运动会）的情况，以及北京运动员参加第1—6届全国运动会的情况。还用一定篇幅介绍了部分曾对北京体育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体育工作者、教师和运动员，被日寇残害致死的著名体育家崔峙如、胡安善的被捕经过和有关回忆文章。此外，本辑特发表了体育文史界关于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三角运动会”两篇不同的史料，以期促进对这一问题再作深入探讨。

北京市体委文史办公室

1989年5月

75

目 录

前言

| | | |
|-------------------|---------|--------|
| 北京古代的马球运动 | 刘秉果 | (1) |
| 关汉卿的足球套曲 | 刘秉果 | (6) |
| 元代北京的长跑比赛 | 林 棠 | (11) |
| 一张清代运动会入场券 | 张浦生 | (12) |
| 旧日北京的地滚球和台球 | 白肇杰 | (14) |
| 北洋军阀时期的一次北京市田径运动会 | 张 泳 | (15) |
| 友声会发起组织网球礼让比赛 | 白绍颐 | (16) |
| 北京1927年的一次篮球联欢会 | 白绍颐 | (17) |
| 记三十年代北平市童子军教练讲习所 | 白肇杰 | (18) |
| 回忆北京二三十年代的围棋活动 | 陈 岱 | (19) |
| 二三十年代北京中国大学体育概况 | 张毓才 | (21) |
| 北平朝阳大学篮球运动概况 | 王士贞 | (25) |
| 二三十年代汇文中学的体育运动 | 素天章 | (26) |
| 志成中学参加北平市体育活动片断 | 白肇杰 | (28) |
| 漫话“体育锻炼标准” | 白绍颐 | (29) |
|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男)的体育业绩 | 白肇杰 | (31) |
| 三十年代的北京“体操三杰” | 李世铭 | (33) |
| 我国近代体育史上最早的女子足球规则 | 赵润田 | (37) |
| 津足球劲旅西商队征平记 | 白绍颐 | (45) |
| 足球在牛街 | 孟广顺 | (46) |
| 三十年代一支强有力的校足球队 | 王祖域 | (47) |
| 北伶足球队 | 佟瑞三 | (48) |
| 回忆琉璃窑篮球队 | 杨道崇 | (49) |
| 三四十年代的先农坛田径队 | 王士林 戴式增 | (55) |
| 北平执教一年 | 程登科 | (58) |
| 我国暑期培训体育师资的清华暑期体校 | 黄廷复 | (62)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在古楼坝 | 白肇杰 | (64) |
| 1945—1949年师大体育系简况 | 张志贤 | (65) |
| 北平燕京大学办过体育系 | 林启武 | (68) |
| 北平体专回忆片断 (1946—1948年) | 孙淑芳 | (69) |
| 有关华北运动会的一些史料 | 佟复然 | (71) |
| 第一届华北运动会 | 谷世权 | (72) |
| 第二届华北运动会 | 谷世权 | (75) |
| 第二届华北运动会 | 王维屏 | (78) |
| 第四届华北运动会 | 王维屏 | (79) |
| 我参加第七届华北运动会的经过 | 王耀东 | (82) |
| 第八届华北运动会 | 白绍颐 | (83) |
| 第八届华北运动会 | 王维屏 | (86) |
| 第二届华北球类运动会 | 白绍颐 | (90) |
| 第二届华北球类运动会 | 张 咏 | (95) |
| 第四届华北球类运动会 | 刘 然 | (95) |
| 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 | 刘 然 | (109) |
| 我参加三届华北运动会的回忆 | 林启武 | (123) |
| 第六届华北足篮球比赛大会 | 孙小宁 | (126) |
| 我参加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的经过 | 王士林 | (142) |
| 华北游泳比赛大会 | 孙小宁 | (146) |
| 我参加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的回忆 | 樊明玉 | (158) |
| 我参加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的经过 | 王士林 | (160) |
| 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冰上表演会 | 白绍颐 | (163) |
| 华北网球公开赛 | 孙小宁 | (173) |
| 北京选手与旧中国全运会 | 吴 绪 | (178) |
| 北京三校运动会的史证 | 王维屏 | (210) |
| 关于三角运动会 | 孟广礼 | (218) |
| 沉痛回忆学友胡安善 | 时万威 | (219) |
| 胡安善被日寇逮捕的经过 | 胡中忱 | (221) |
| 怀念崔峙如如老师 | 张天民 | (223) |

| | | |
|----------------------|---------|-------|
| 崔峙如被捕的经过····· | 孟广礼 | (224) |
| 刘长春被日寇逮捕的经过····· | 姜秀珍 | (226) |
| 袁敦礼教授传略····· | 张志贤 | (227) |
| 回忆我国著名体育家董守义教授····· | 刘世明等 | (246) |
| 我的体育生涯····· | 孟广礼 | (251) |
| 近代体育名将朱恩德····· | 王昆仑 | (254) |
| 朱恩德轶事····· | 白肇杰 | (264) |
| 忆潞河中学校长陈昌佑····· | 王维屏 | (266) |
| 回忆我父亲李如松····· | 李宝华 | (269) |
| 为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奋斗六十三年 | | |
| ——记徐英超教授····· | 藏权等 | (275) |
| 老体育家王耀东····· | 陈夫林 戴式增 | (287) |
| 体育教育家黄国安····· | 林启武 戴式增 | (288) |
| 记体育教育家王景之····· | 肖醒华 白肇杰 | (291) |
|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队成员 | | |
| ·····王鉴武····· | 王耀东 戴式增 | (295) |
| 三十年代的田径明星张龄佳····· | 戴士增 王士林 | (296) |
| 近代体育人物介绍····· | 戴式增 | (298) |
| 倾心于篮球事业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范政涛 | 白肇杰 | (318) |
| 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篮球事业 | | |
| ——记范政涛教练····· | 卢鼎厚 | (234) |
| 愿为体育事业献终生····· | 吴棠 | (326) |

北京古代的马球运动

刘秉果

现在的北京地区是春秋战国时燕国都城蓟的所在地。秦灭六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燕国故地设广阳郡，郡址亦在蓟城。汉代改为幽州，蓟城是幽州刺史的治所。幽燕地区，人民强悍，骑术精良，“幽州突骑，冀州强弩，天下精兵，国家贍仗，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此二州也”。唐代置节度使，幽州属范阳节度使地区，骑兵精锐多隶此军。《唐书·兵志》上说：“天宝初，安禄山以范阳节度使兼内外闲廐都使，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遂反”。

唐代开展马球运动的目的最初是为了训练骑兵，“武由是存，义不可舍”，故各节度使镇都有马球场，节度使虽是文人出身也都要练习打马球，安禄山是从小校出身的胡人，自然会打马球了。唐人赵璘所写的《因话录》中说，“安禄山入觐，肃宗屡言其不臣之状，玄宗无言。一日，召太子诸王击球，太子潜欲以鞍马伤之”。安禄山“晚年益肥，腹缓及膝”。但是仍能参加太子、诸王的马球赛，说明他的马球技术是很熟练的，在军中必然经常开展马球活动。唐人段成式写的《酉阳杂俎》中说：“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只七丈，其妙如此”。唐中期的河北道统卢龙（范阳改名）、魏博、成德三镇，姓夏的军官不一定是幽州的军人，但河北道有如此水平高超的马球手，说明在整个地区马球运动的开展是较为广泛的。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主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主，幽州是其中一州。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大辽国，于原蓟城设置析津府，后建立南京，又称燕京，城内建有皇帝经常驻蹕的皇宫。到宋代，我国中原地区由于战略战术的关系，马球运动已逐渐衰

落，而在北方的辽国，却由于军事训练的需要而大力提倡。据《续文献通考》记载，辽国几代皇帝，穆宗耶律璟，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真宗，都非常喜爱打马球。辽圣宗并且因为“击鞠无度”，受到他的臣下谏议大夫马得臣的劝阻。《金史·礼志》上说：“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并行击球之戏，迹辽俗也，金因尚之”。说明了辽国已有了规定，在重五节行打马球礼，这当然对开展马球运动是一个积极推动。燕京是辽国的陪都，必然要按规定行打马球礼，据《辽史·地理志》记载，“（燕京）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内门曰宣教。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整个皇城“幅员五里”。在一个幅员五里的皇宫里，就有一个马球场，说明辽国对马球运动的重视。

金灭辽后，仍以燕京为陪都。1149年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位，即将首都迁到燕京，开始了北京的首都地位。金国也是提倡打马球的，《金史·礼志》上定五月五日行拜天礼后，举行马球赛。据《续文献通考》记载，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金宣宗完颜珣，也都是喜欢打马球的，并且每次打球，都是“让百姓纵观”，扩大马球运动的影响。金世宗完颜雍因为经常在常武殿击球，受到司天监马贵中的劝阻。金世宗说：“祖宗以武定天下，（朕）岂以承平遽忘之耶，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尔”。说明了金朝提倡马球运动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为了练武。燕京是全国的首都，燕京开展马球运动，正是为了“示天下以习武尔”。《金史·礼志》上对马球运动的方法是记述得十分详尽的。“已而击球。各乘所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枒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晓捷也”。表明了全国马球运动较普遍开展情况和马球的制做方法。

元灭金后，忽必烈承继大汗位，仍以燕京为大都，并大兴土

本修建新城。元代统治者起自蒙古草原，以骑射定天下，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作为骑兵训练的马球运动自是不可缺少，但元代史料较少，尚未见有这方面的史料。元朝统治中国仅七十年就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所推翻。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金陵，仅只三十年，其四子朱棣起兵燕京夺得皇位，又将首都迁回燕京。《明史·礼志》上说：“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朱元璋定都金陵没有定击球之礼，朱棣迁都燕京后就有了击球之礼，说明马球运动的开展和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燕京一带多蓄养马匹，人民精于骑术，地区适宜于骑兵战术，又有辽、金的打球遗俗，所以朱棣奠都燕京之后就规定了打马球礼。朱棣并亲自参加了行礼活动。《明史·礼志》上说“十一年五月五日，幸东苑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分击球官为两朋，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赐中者币布有差”。《续文献通考》上对这次参加打球的人，记载的更为明确。“永乐十一年，五月端午节，车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分击球官为两朋，驸马尉广平侯袁容领左朋，宁阳侯陈茂领右朋”。

这一次打球大典是很隆重的，永乐时的中书舍人王绂也参与了盛会，并有诗记其事。载在《王舍人集·卷二》中《端午观骑射击球侍宴》。“葵榴花开蒲艾香，都城佳节逢端阳，龙舟兢渡不足尚，诏令禁御开球场。球场新开向东苑，一望晴烟绿莎软，万马騞腾鼓吹喧，五云缭绕旌旗展。羽林年少青纶巾，秀眉丰脸如神人，锦袍窄袖巧结束，金鞍宝勒红缨新。纷纭来往尤迅速，马上时看藏马腹，背挽雕弓金镞鸣，一剪柔条碎新绿。忽闻有诏命分朋，球先到手人夸能，马蹄四合云雾集，骊珠落地蛟龙争。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剗然一击电光飞，平地风云轰霹雳，不知何以能为尔。忆昔凯奏张天威，鬼神变化妙莫测，此技乃知聊尔嬉，圣心举此重阅武，逸不忘劳在戍伍，帑币鲜华夹道陈，驰骋许教便捷取。自矜得隼意气粗，万夫夸羨声欢呼，纵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乐人间无。鸾舆临幸天颜喜，宴赐千官蒲醉醕，光禄尊开北斗傍，箫韶乐奏南薰里。微臣何幸遭盛明，清光

日近多恩荣，呈诗敢拟长杨赋，万岁千秋颂太平”。从这诗中可知明成祖制定打球礼是为了训练军队，在“靖难”战役中，因马球训练的骑兵曾张了“天威”，赢得了胜利，所以现在是“逸不忘劳在戍伍”。获胜的球队奖励是很多的，“帑币鲜华夹道陈”，球场的气氛是十分热烈的，“纵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乐人间无”。

明代打马球的礼制延续了很久，明孝宗时的礼部尚书吴宽在他所著的《匏翁家藏集·卷46·端午节皇上宴致语》一文中还提到了马球活动，“伏以一人富有乎大业，盛德常新，四夷咸宾于治朝，方物毕献。游豫斯同乎夏谚，乐岂已见于周诗。幸预荣观，恭夸盛事。恭惟皇帝陛下，丕承列圣，宏覆兆民，惟措世于无虞，乃乘时以为乐。适临重五，暂辍万几，讲筵久重乎修文，禁苑不忘于较武。震雷霆而跳跃勇士，来虎贲三千，蹶云雾而腾骧名马，出天闲十二。张弓挟矢，争脱轡以如飞，伐鼓纵金，兼击球以为乐。呼声动地，角气入神”。成祖后的明皇室虽然保存了打马球运动的形式，但已不是“逸不忘劳在戍伍”的军事训练，而是“乘时以为乐”“击球以为乐”了。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代绘画《明宣宗行乐图》，其中也有打球活动，也是作为娱乐活动。明代初期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运动，逐步改变了性质，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了。

既然皇室都是以打马球为娱乐，当然民间的活动也是与此相同了，吴宽所写的《匏翁家藏集·卷16·戊申燕九日》诗中，说到北京城白云观庙会打马球活动的盛况。“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球人马吼。古祠北与学宫依，箫鼓不来牲醴稀，如何义士文履善，不及道人邱处机”。白云观庙会是从元代就开始的民间盛会，在这个会上就有打马球运动，不是少数人，而是“少年尽向城西走”，“射箭击球人马吼”，其热烈的情景是很动人的。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畜养马匹，《清史稿·兵志》上说：“清

初定现任官得养马，余悉禁之。寻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民人养马，有私贩马匹为人首报者，马给首告之人，其立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十年，令民人仍得养马”。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年，二十七年间不准民间养马，既然没有马，也就无法开展马球活动了。从宋代以后，中原地区的马球活动本已经凋零，现就更衰绝了，而北京地区仅存的马球运动也不见于史料记载了。康熙十年之后，马禁松弛，人民能得养马，又开始有了马球活动。康熙三十二年，由戏曲家孔尚任所编辑的《燕九竹枝词》，是描写白云观庙会情景的，其中有四首诗又提到了马球活动。袁启旭诗，“谁家儿郎绝纤妙，马上采丸花里笑，翠袖妖娆得得来，星眸偷掷输年少”。蒋景祁诗，“长春宫前绣阡陌，结队成行敬早奕。金丸绿帟富平侯，击球走马幽燕客”。王位坤诗，“旅恩偏从春日长，芳郊不自禁游缰，笙歌队里击球社，珠箔丛中走马场”。柯煜诗，“秧歌小队闹春阳，鞞击肩摩不暇狂，人说太平行乐地，更须千步筑球场”。白云观庙会上又有了“击球走马幽燕客”，又能在“千步球场”上纵马击球为乐了。但毕竟是断绝了几十年之后的重新开展，失去了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只不过是几个“纤妙儿郎”在“马上采丸”而已，再也没有“少年尽向城西走，”“射箭击球人马吼”的景象了。这几首马球诗，是目前看到的最晚的清代马球资料了。此后，我国古代的马球运动便在我国中原大地上绝迹了，直到清末民初，才又由外国传入新的马球运动。

综观以上资料，我国古代的马球运动开展都是和军事训练有关的，唐、辽、金、明时期都是以马球作为练武手段，而北京地处开阔的平原地带，人民强悍，素有养马习惯，精于骑术，历代都作为骑兵部队的建设基地，因此，当其它地区马术运动已开始凋零的时候，北京还盛行马球运动。但体育运动的发展要受政治经济的制约，特别是马球运动需要昂贵的马匹和广阔的球场，非一般平民所能置办，加上清政府禁止练武的政治压力，即使有马球运动传统的北京地区也抵不住这两股压力而终于使马球运动灭

绝了。但在全国来说，北京还是古代马球运动开展时间最长的地区。

关汉卿的足球套曲

刘秉果

关汉卿号已斋，是元代的大戏曲作家。元人钟嗣成著《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市）。关汉卿一生写杂剧六十八种，今存十五种，其中如《窦娥冤》《拜月亭》《救风尘》都是不朽的杰作。关汉卿生活在元代底层人民中间，和乐户演员交朋友，并且“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会歌舞弹唱，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关汉卿还会踢足球，关汉卿有一首《不伏老》的散曲，是专门描述他自己的。“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宴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的牙，歪了我的嘴，瘸了我的腿，折了我的手，天赐与我这几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关汉卿在这里说了自身所会的伎艺，而且把踢球放在吹弹歌舞之前。这并非是自夸或虚假的描写，从他另外写的两首有关足球的套曲《女校尉》《蹴鞠》中，运用术语的贴切，描写动作的生动，可以知道他确是个会踢球的里手。关于这两首套曲的校注，我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中已作了介绍，此处仅录出原文，不再赘述。我所据的底本是明代人郭勋辑的《雍熙乐府》，较之现在《关汉卿戏曲集》和《全元散曲》所依据的元人杨朝英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底本略有不同。

《女校尉》

“〔斗鹌鹑〕换步挪踪，趋前退后，侧脚傍行，垂肩弹袖。若说过论茶头，赚答板楼，入来的掩，出去兜。子要你论道儿着人，不要无拽样嫩扭。

〔紫花儿〕打的个桶子赚忒顺，暗足窝妆么，不秋拐回头。不要那看的每侧面，子弟每凝眸。非是我胡诌，上下泛前后左右瞅，过论的将就，三抱巧失落，五花气从头。

〔天净沙〕平生肥马轻裘，何须锦带吴钩，百岁光阴转首，休嫌生受，叹功名水上浮沤。

〔赛儿令〕得自由，莫刚求，茶余饭饱邀故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施呈得解数滑熟。引脚撮龙斩眼，担枪拐凤摇头，一左右，摺叠拐鹞膝游。

〔尾〕锦缠腕叶底桃鸳鸯扣，入脚面黄河逆流，斗白打赛官场，三场踢尽皆有。”

《蹴鞠》

“〔斗鹌鹑〕蹴鞠场中，鸣珂巷里，南北驰名，囊中可意，夹缝堪夸，抛声尽喜。那唤活，煞整齐，侧款金莲，微舒玉体，唐裙轻荡，绣带斜飘，舞袖低垂。

〔紫花儿〕打的个桶子赚特硬，合扇拐偏疾，有一千来担拾，上下泛匀匀的。论道儿直，使得个插肩来可喜，扳搂抄杂，足窝儿伶俐。

〔小桃红〕装跷委实用心机，不枉了夸强会，女辈丛中最为贵，煞曾习，沾身那取着田地，赶起了白踢，诸余里快收拾。

〔调笑令〕喷鼻，异香吹，罗袜长沾现色泥。天生兰性清般儿会，折末你转花枝勘赚当对，鸳鸯扣体样如画的，到赚得校尉每疑惑。

〔秃厮儿〕粉汗湿珍珠乱滴，宝髻偏鸦玉斜堆，虚蹬落实拾掇起，侧身动，柳腰脆，丸惜。

〔冬药王〕甚旖旎，解数儿稀，左盘右折煞曾习，甚整齐，省气力，旁行侧脚步频移，来往似粉蝶儿飞。

〔尾〕不离了花前柳影闲田地，斗白打官场小踢。竿网下世无双，全场儿上占了第一。”

从这两首套曲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关汉卿是熟悉球场活动的，所以动作术语都运用得贴切而形象生动。为什么一个戏曲作家会踢球，而且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技艺呢：从这两首套曲中也可以得到解答，足球是风流弟子在谢馆秦楼散闷解愁的活动，关汉卿自命是“郎君领袖”“浪子班头”，因此很自然会踢球了。踢球也是鸣珂巷里下层妇女的技艺，关汉卿是了解同情这些人的生活的，也就必然了解她们的技艺。关汉卿这两首套曲为他自己的生活作了注脚，也为元代足球活动的方式和性质作了说明。是研究我国古足球发展的重要史料。

关汉卿这两首足球套曲，除了说明元代足球是风流弟子的娱乐活动外，并提出了一个我国古代足球活动的重要问题，即元代社会上有男女对踢的足球，“女校尉”、“过论茶头”使“子弟每凝眸”、“演习得踢打温柔”。“侧款金莲，微舒玉体”、“天生艺性诸般儿会，到赚得校尉每疑惑”。如果说这两首套曲说的还比较隐晦，还需要费些解释才能明白是男女对踢，那么在《雍熙乐府》中还有邓玉宾一首套曲《仕女园社气球双关》，萨都刺一首套曲《妓女蹴鞠》。这两人都是元代人，两首套曲都是说的踢球活动，都是男女对踢。

“本是座风流社翻做了燕归巢，扳搂儿搂定肩儿靠，锁腰儿锁住膝儿掉，折跛儿跛位赚儿趓，俊庞儿压尽满园春，刀麻儿踢倒囊中俏。解卸一团儿娇，稍偏起浑身儿俏，似这般女校尉从来较少，随园社常将蹴鞠抱抛，占场儿陪伴了些英豪，那本标，体态妖娆，错认范的郎君他跟前入一脚，点着范轻轻的过了，打重他微微含笑，那姐姐见球来忙把腿儿跷”。

“猛然，笑喘，红尘两袖纤腰软，越半韵越娇软，罗帕香匀粉汗妍，拂落花钿。若道是成就了洞房中借玉怜香愿，媒合了翠

馆内清风皓月筵，六片儿香皮做烟眷，茶糜架边，蔷薇洞前，管教你到底团圆，永不离了半步儿远”。

这两首套曲都十分明确的说明了元代的足球有男女对踢的形式。证明了关汉卿所写的两首足球套曲中所说的男女对踢是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文字记载踢球活动，《战国策》就记载了男子踢球，汉画像石上有女子踢球，唐代的足球是节日的娱乐，宋代的足球是宴会上的表演，但都是男女分开来踢的，没有关于男女同场踢球的记载。南宋人陈元靓编辑了一部家用百科全书《事林广记》，其续集卷之七是记载有关踢球知识，其中有一首散曲《圆社摸场》。“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球，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况是青春年少，同辈朋侪，向柳巷花街玩赏，在红尘紫陌追游。脱履得来，凭眼活认真为有准，叉儿扶住，唯口鸣识踢乃无忧。右搭右花跟，似乌龙儿摆尾，左侧左虚挖，似丹凤子摇头。下住处全在低算，打着人惟仗推收，使力藏力，以柔取柔。集闲中名为一绝，决胜负分为三筹。俺也，丝鞋罗袴，短帽轻裘，襟沾香汗湿，袜污软尘浮，佩剑仙人时侧目，捧梭玉女巧凝眸。粉钳儿前后仰身，身移不浪，金剪刀往来移步，步过频偷。况乎奢华治世，豪富皇州，春风喧鼓吹，化日沸歌讴，欢笑对吴姬越女，繁华胜桑瓦潘楼。湖山风物，花月春秋，四圣观柳边欢乐，三天竺松下优游，乐事赏心，唯并四美，胜友良朋，无非五侯。心向闲中看，人于倥里求，凡来踢圆者，必不是方头”。

这首曲中所说的“欢笑对吴姬越女”，究竟是泛指还是写实，文意含糊很难断定。但《事林广记》虽是南宋人编辑的，宋代的版本已不可见，现在看到的是元、明刊本，内容插图都有很大的增删，而“吴姬越女”又是元代对南人的侮辱，因此有可能，这首套曲的部分词句被修改了，男女对踢的足球不始于南宋，而始于元代。

元代开始有了男女对踢足球，还有一种理由，就是元代起自北方民族，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能够允许男女同场对踢。但从

关汉卿两首足球套曲所写的内容，以及邓玉宾、萨都刺所写套曲反映的事实来看，陪男子踢球的并非一般的青年妇女，而是受压迫的青楼娼妓，是用踢球作为娱客的手段，“六片香皮做姻眷”。从形式来看，足球可以男女对踢是扩大了踢球范围，但从社会性质来说，踢球却成为浪荡行为的一个方面。《明通鉴》上说，“（张）士诚遂有江浙，委政于（其弟）士信，士信乃广建第宅，蓄声伎，恣荒淫，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蹴鞠，拥妇女酣宴”。樗蒲是赌博的用具。说明当时人们把踢球与赌博、玩弄妇女并列为荒淫的内容。元末明初人汤式，有一首散曲，其中说道，“从今后毕罢了半窗夜月樗蒲戏，洗渲了两袖春风蹴鞠泥，兀的般自在生涯是伶俐，你觑见那蝇头微利，也须是鸡肋美，不承望陈七子门徒刚刚快活了你”。亦即将不赌博、不踢球看作改恶从善的一个起点。就是在这种社会“声誉”中，明初才有禁止军人踢球的禁令。明代人顾起元者的《客座赘语》中说，“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作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龙江指挥伏颀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朱元璋如此严厉的惩办军人踢球，就是因为到了明代，踢球已和浪荡行为连结在一起，有了坏名声。汉代的足球是作为练兵手段，属兵家技巧类，将帅在卒乏粮的情况下仍要“穿域蹋鞠”，而明代年军人踢球却要卸脚充军，足球活动的社会性质起了质的变化。

男女对踢足球的出现不仅引起了足球社会性质的变化，也引起了足球技术的变化。汉代足球踢法是比赛，在场上要激烈的奔跑争夺和射门。唐宋时期因球的改进，球门设在三丈高的竿网上，两队隔着球门射门比赛。没有直接对抗，用不着激烈的奔跑争夺，但要射门，踢过又高又小的球门，也要很大的力量和准确性，因此这种踢法多是男子参加。唐宋时期还有一种踢法，就是不要球门的，在一片平地上，互相传递轮流踢，以踢多踢出高难

花样为赢，叫白打踢法。元代的男女对踢就是用的白打踢法，关汉卿两首足球套曲中所用的足球术语，“桶子赚、不秋拐、三抱巧、五花气、引脚蹶、担枪拐、折叠拐、鹤膝、合扇拐”，都是这种踢法的技术动作。由于元代以后男女对踢方法的出现，社会上流行白打踢法，那种有球门的足球踢法便逐渐消失了。

我国古代足球从激烈的奔跑争夺射门技术，演变为传递准确大脚射高门，从体力训练来说，这是一种倒退。而由间接的射门比赛又演变成只以表现灵巧的踢花样，则是又一次体育竞技的倒退。男女对踢方式的出现，是促进第二次倒退的一个原因。

清人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上说：“毬儿即毬子。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小儿三五成群走踢，有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抛之名色，亦蹴鞠之遗意也”。毬子的制作比气球容易，毬子占用场地小，其动作吸收了元代足球踢法，代替了踢球活动，是否也是我国古代足球失传的一个原因呢？

总之，男女对踢足球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关汉卿的两首足球套曲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宝贵的资料。

元代北京的长跑比赛

林 棠

据元朝人陶宗仪《辍耕录》和杨禹《山居新语》记载，历史上元大都（今北京）每年都举行一次长跑比赛，赛程为180里。

元朝有一批“善走（跑）者”，战时随军出征或参加运输，当时称为“贵由赤”。朝廷每年对他们进行一次长跑测验，叫“放走”。“放走”即是考核，又是比赛。在大都，以河西务为起点，终点为大都宫中御前座。为避免测验时先后参差之争，